

「南來說」？「北來說」？—

關於撒奇萊雅源流的一些文獻考察*

黃宣衛**



* 本文是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文化與族群的形成與再創造——臺灣南島民族的研究」成果之一。原稿曾於2008年4月12日發表於該計畫之工作坊，感謝多位計畫參與者提供寶貴意見。此外，臺灣文獻匿名審查者之精闢見解與建議，使筆者得以重新檢視本文並據此修改，亦謹此表示謝意。

** 黃宣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撒奇萊雅 (Sakizaya) 是臺灣的一個新興族群，2007年1月17日才從阿美族脫離出來，成為被官方承認的臺灣原住民第十三族。

本文根據文獻資料，探討了Sakizaya源流的不同說法。現階段比較確定的是：十七世紀時Sakizaya即已居住在花蓮（奇萊）平原；雖然曾有人提出該族來自南方或北方的說法，但目前尚無法得到充分的支持。

關鍵詞：撒奇萊雅 (Sakizaya)、阿美族、源流、南來說、北來說

一、前言

撒奇萊雅（Sakizaya）²是臺灣官方新近認定的一個族群，2007年1月17日才在行政院長的宣布下成為臺灣原住民的第十三族。由於這樣的一股新鮮熱潮，有關的研究與報導最近有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甚至也引起日本學界的注意（原英子2007）。

根據族人自己的說法，目前分佈在不同地方的Sakizaya人有一個清楚的共同來源：花蓮市四維高中附近的Takoboan（達固湖灣）。許多研究皆已經指出：19世紀中葉來自宜蘭的加禮宛社噶瑪蘭人進入奇萊（花蓮）平原之時，Sakizaya已是此地區頗為重要的一個人群；而Sakizaya人的沒落則肇始於清領末期1878年的加禮宛事件³（陳俊男1999；康培德等2003；林修澈2006）。清同治十三年（1874），臺灣南部發生「牡丹社事件」，使清廷開始注意到後山番地的經營，為避免外國勢力覬覦後山，於是著手「開山撫番」，開始鑿通番界道路。光緒元年（1875），大清帝國的統治力正式進入後山；光緒四年（1878）三、四月間，加禮宛社噶瑪蘭人聯合Sakizaya人共同抗清。此一反抗之舉最後失敗收場。Sakizaya人隨後也就跟加禮宛社噶瑪蘭人一樣遭到遷社的命運。為了避免官方的迫害，Sakizaya人紛紛隱藏自身身分，透過婚姻與雜居等方式混入阿美族之中，Sakizaya的群體勢力也就因此大減。

在日治時期進行當代人類學調查之時，Sakizaya的文化已經相當程度的「阿美族化」，也因此學術與官方的分類中皆視Sakizaya為阿美族的一個支系。隨著1990年代臺灣原住民運動的勃興，此一觀點受到越來越多

2 由於方言上的差別，若干地方的族稱為Sakiraya或Sakidaya而不是Sakizaya（參見潘繼道2008：36）。族稱之中譯則除了「撒奇萊雅」之外，亦有「沙奇萊雅」、「撒基拉雅」、「奇萊」等不同用法。本文除了引文保留原來的使用方式外，一律採用目前官方統稱的Sakizaya與撒奇萊雅。

3 「加禮宛事件」是一般文獻上用法，撒奇萊雅人稱之為「達固湖灣（Takoboan）事件」。

的挑戰，卒而在正名運動成功後被正式推翻，成為獨立於阿美族之外的一個族群。⁴

在Sakizaya的正名運動中，源流的探究是很重要的一環。依目前文獻資料來看，日治時期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等人（1935）合撰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有最為豐富的資料。此書提及兩則有關Sakizaya祖先源流的傳說。其中一則是這樣的：

最初祖先在美崙山（飽干⁵、舞鶴稱為Pazek，歸化⁶稱為Padek，其他阿美語稱為Parek）的東北方、花蓮港高爾夫球場西北方的Na - raratsan - an，跟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的祖先居住在一起。在此地準備要分社，並以豎立的槍枝來比較人數多寡。這時Sakizaya人把部分的槍枝藏匿起來，如此好像人數比較少，因此就把其他社的人分一些到Sakizaya這一邊。而後來遷到稱為Kobo的地方…（移川子之藏等1935：502）

這則傳說顯示：Sakizaya與阿美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另外一則Sakizaya的源流傳說也有類似的意涵：

在太古時期，有一位名叫Votots的男子與一位名叫Savak的女子，他們從Na - raratsan - an的地裡出來，並且結為夫妻。另外，還有一位名叫Kurumi的女子，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她有一位叫做Sayan的女兒。他們都是Sakizaya人的祖先…（移川子之藏等1935：503）

這則傳說的後來發展母題（例如洪水傳說等），也見諸阿美族的傳說

4 關於族群的定義與性質、以及族群與民族的區別，可以參見王甫昌（2003）的討論，此處無法細論；此外，撒奇萊雅與阿美族的關係究竟如何，本文亦無意觸及。此處要處理的重點是：透過文獻資料，試圖耙梳出Sakizaya源流的蛛絲馬跡。

5 清代建立的飽干社，在今日之花蓮市主權里一帶。

6 在今日之花蓮慈濟醫院附近，即當初之Takoboan舊址。於加禮宛事件後改稱為「歸化」。

中。更重要的是，與前一則傳說合併起來看，兩則有關祖源的傳說都提到Nararatsanan，此地在目前花蓮市的美崙一帶。這似乎暗示著：Sakizaya住在花蓮平原已經相當久遠。

至於更早以前Sakizaya從何處而來，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中也有一些討論。簡言之，日治時期蒐集到的若干Sakizaya祖源傳說中，曾提到大港口、Sanasay（綠島）等地名，使人聯想其祖先從南方來的可能性。但是移川子之藏等人也認為，在缺乏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這樣的說法還是無法充分證實，不過比較確定的是：Sakizaya與中部地區的阿美族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移川子之藏等1935：503 - 504）。

隨著1990年代以降的原住民運動風潮，Sakizaya也獲得正名成功，脫離阿美族而成為獨立的一個族群。在這個過程中，近年來也分別有人提出不同於前述的Sakizaya源流新說法。下文將針對這些文獻進行一些考察。

二、「南來說」的觀察——李來旺校長的主張與修正

新版的「撒奇萊雅南來說」發生在當代，其倡議者首推李來旺校長。李校長於1931年10月13日出生在花蓮縣壽豐鄉的水璉村。他一生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復振，相關著作有《泰雅族原有生活形態之研究》（與林芳榮合著1991）、《牽源》（與吳明義、黃東秋合著1992）、《阿美族神話故事》（1994）、《Pangcah阿美族群諺語第一冊》（2005），更是南勢阿美語及撒奇萊雅語教材的主要編寫者。

李校長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幾件事是：1994年9月在花蓮縣光復鄉北富國小校長任內，成功地將校名更改為「太巴壠國小」，首創將原住民小學正名的先例，更因新校名首創三個字的例子，成為多方矚目的焦點；1998年

1月，《天下雜誌》二百期選介兩百位四百年來帶動臺灣起飛織夢的重要人物，李來旺校長以「找回故鄉的名字」名列其中；另外，李校長推動「族群教育」不遺餘力，引起許多人的讚賞，因而被尊稱為「阿美族之父」（林白涓2000 & 2005）。尤其是從校長職務退休後，他搬回水璉的老家，搭建了一間小白屋，更加致力於阿美族文化的保留與傳承。這個被人尊稱為「白宮」的所在地，是許多族人及研究者的朝聖地。這位阿美族的活字典就在白宮和四處的演講中，讓面臨枯竭的原住民文化，保留並重新拾回其源泉。李校長已於2003年9月24日辭別人世，但其為阿美族文化所做的貢獻，早已廣為人知。

有趣的是，在被尊稱為「阿美族之父」的同時，李校長也開始默默地展開了Sakizaya的正名運動。而整個Sakizaya族的再次現身與正名，事實上便和李校長的推動密不可分。令人不免好奇的是，既然李校長致力於復振阿美族文化，對阿美族無私奉獻的他又和撒奇萊雅族有什麼關係呢？在一次接受晚輩訪問時，李校長曾對他的身世做過下述簡短的說明：「父親的祖先是來自西部的撒基拉雅（sakiraya）人——原居於台南的平埔族西拉雅人——而母親則是南勢阿美族人，所以他是具有撒基拉雅血統的阿美族人」（蔡中岳2005：206）。其實，早在民國八十年，潘繼道（1992）就曾訪問過校長關於Sakizaya源流的問題。⁷李校長的說法是這樣的：

撒基拉雅族在臺南時，土地被漢人奪去…到後山的奇萊平原…

臺南平埔族移入花蓮的路線：第一個是從恆春走山路到臺東；第二個是坐船走海路到臺東；第三個就是我們這個族，經過荖濃溪，再向北走到埔里，再到奇萊山，然後下來到花蓮。所以一共有三路線。我猜想我的祖先是經埔里這條路線來的

7 此處引用潘繼道的碩士論文，後來該論文有正式出版（潘繼道2001）。

(ibid. : 247)。

「撒基拉雅」原來的意義已不清楚。阿美族話中，Amis是北方，Dimur為南方，而Bantsa可能是南洋有個Bantsa島，可能因地方而稱阿美族自己為Bantsa；「撒基拉雅」是什麼就不清楚了。…在臺南的Sakiraya，我們以前無文字記載，因此不清楚它的意義。很多人說Sakiraya是人或真人的意思，這可能是人自己想出來，我不清楚。

Sakiraya應該就是Siraya。「西拉雅」是漢人寫的音譯字，Sakiraya、Skiraya、Siraya很多音沒有辦法咬字清楚時，最好用簡單的音來表示，因此有了「西拉雅」的名字。

(ibid. : 252 - 253)

由上段文字可以窺見李校長的一些主張：Sakizaya是西拉雅族的後裔，該族受到鄭成功的脅迫，從臺南平原翻越中央山脈，輾轉來到奇萊平原。這樣的觀點，李校長在一篇〈台窩灣人與奇萊平原的撒基拉雅人〉中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在南台灣有一支原住民族群「sakiraya」，漢人以其諧音譯為「西拉雅」、「施萊雅」或「史來耶」。盤居地西方臨海一處被陸地包圍的港灣。當地的西拉雅族人稱之為「takofowan」（大古湖灣），也就是「好像在陸地中的大湖」之意。漢人譯載為「台窩灣」。

十六世紀之後，外來強勢民族，不斷在此地登陸並擴張勢力…不到一百年的時光，台窩灣的社會、人口、文化幾乎全面瓦解…台窩灣人為了生存，試圖向中央山脈轉進…台窩灣部落的西拉雅人逃難的路線大致有三條路…台窩灣人來到奇萊平原定居後，建立新的家園，乃沿用台南老鄉

之名「Takofowan」來命名此地…（李來旺1996：155 - 156）。

上述的文章，他曾在不同場合演講、也曾為文闡述。這樣的說法經過校長的大力傳播後，在Sakizaya人之間曾獲得一些人的支持（參見康培德編纂2005：61）。

然而，有關Sakizaya的這段遷移歷程以及將Sakizaya視為是西拉雅人移民的觀點，在學界則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具有Sakizaya族裔身分、就讀政大博士班的陳俊男頗具代表性。他在其碩士論文中（陳俊男1999），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以及西荷時期史料文獻，證明Sakizaya人在花蓮奇萊平原上居住活動的歷史，可以往前推到四百年前。也就是說，明鄭時期之前Sakizaya即已住在奇萊平原。換言之，在鄭成功時代才來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康培德（1999：166 - 169）則進一步認為，將Sakiraya與臺灣西南沿海平原的Siraya作成系譜連帶關係，可能是Sakiraya後裔的再詮釋與建構的結果。針對Sakiraya與Siraya兩族間的關聯，康培德在該文的一個註腳有著清楚的說明：

…兩族的關聯，從文獻記載來看，在近三、四百年來兩者的系譜關係，並不那麼直接。有關Sakiraya與Siraya同族的說法，主要內容為台灣在十七世紀初以來與外界文明大量接觸後，引發Siraya人口東移而成為Sakiraya的祖裔（李來旺1996：4）。但是，即使純粹就文獻來看，早在十七世紀初的西班牙、荷蘭文獻，即有Sakiraya（Saquiraya、Zacharija）位於奇萊原野上的紀錄（DZII：140 - 141；Borao1993：10）。換句話說，如果Sakiraya為Siraya東移奇萊原野後的後裔，則其移動的時間應該更早，移動的原因

也與外界文明壓迫遷徙的說法無關。此點，現有的歷史檔案文獻已確定無法證明。若以口傳的來源來看，所敘述的時間層並不會遠於三百年（李來旺1996：6 - 7）。因此，假設口傳的紀錄是正確無誤的話（即作者祖母Rotok Sayon曾祖父的朋友Dopong，引Siraya人經奇萊大山至今日的奇萊原野落腳），可能也僅止於個案而已。不過，現行散居台灣的Siraya後裔中，並未有氏族從西部直接移至奇萊原野的說法（ibid：166 - 167，括弧為原文所有）。

換言之，康培德從時間序列間接否定了李校長由口述歷史中得到的關於Sakiraya族來源的資訊，但他並非完全否認校長家族的遷移史，而是主張口傳如果屬實，也應將之視為個案看待。

以今日的角度來看，李來旺校長提出的「Sakizaya/Siraya關連說」已經可以確定無法成立。但有趣的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張呢？1988年元月出刊的《人間》雜誌報導前一年12月間在臺南縣大內鄉頭社村舉行的平埔族祭典（廖嘉展1988），文章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15日祭典的下午，我看見有一位穿著西裝，頭髮灰白的清瘦男子，一直很細心地觀察每項儀式。這位中年男子的舉動，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趨前一問，得知他是遠從花蓮趕來的平埔族人。據他說，他的祖先們早在清代時，就生活在阿美族人中的西拉雅族的平埔人。他是花蓮月眉國小的校長，現年56歲的帝瓦伊·拉斯先生（漢名叫李來旺）。『發現自己還有一些親戚在這裡，覺得高興和激動。可是我們卻互相不認識…』李校長感嘆地說…（ibid.：84）

這篇文章還指出，李校長探索自身族群歷史已經有六年了。換言之，同時有阿美與撒奇萊雅血統的李校長雖然不否認自己的阿美族身分，但內心深處仍

然無法忘懷自己的Sakizaya根源，而且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已經開始自我探索。筆者的田野調查顯示，李校長的Sakizaya意識應該是童年時期即已萌芽，而且是受到具有撒奇萊雅背景的祖母、姑母薰陶的結果，尤其祖母經常講述加禮宛事件中祖先的受難事蹟，應該對李校長幼小的心靈產生深遠的影響。⁸可以推想，當1980年代李校長有意振興Sakizaya時，面對的是一個歷史記載殘缺不全、社會文化生活又大多已經「阿美化」的窘境，要證明撒奇萊雅與阿美族有別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當時西拉雅平埔族雖然也面臨存亡危機，但仍保留一些祭典儀式，且透過學術研究與媒體報導為人所知，至少在這方面比當時的Sakizaya處境要強一些。因此，李校長將撒奇萊雅與西拉雅相關連，的確有其道理，也是使撒奇萊雅與阿美族有不同祖源的一種方式。他之所以多次走訪臺南，便具有這方面的意義。儘管今日證明這樣的作為是「誤認祖宗」，但絲毫無損李校長在撒奇萊雅正名運動中的舵手地位。

三、「北來說」的商榷——評論《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 一書

有關Sakizaya源流的最新說法，可見於《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一書。這本書（許木柱等2003）是花蓮市公所委託，由慈濟大學許木柱教授擔任主持人的結案報告。雖然是以「花蓮市原住民部落」為名，但整個報告是以Sakizaya人為主軸，可視為近年來該族研究的重要成果。除了主持人之外，在計畫中掛名的人尚有研究員一人、研究助理四人。其中有認同Sakizaya的族人，也有就讀大學中的學生，當然也有兩個身分都有的

8 此部分敘述除了根據筆者與李校長生前的接觸經驗外，也獲得李校長長子督固·撒耘的證實。

人，例如掛名為研究員的政大博士班學生陳俊男。

這本書最大的優點是，涵蓋了考古學、語言學、體質人類學以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資料，兼及歷史文獻的整理，試圖全面探討Sakizaya的「歷史重建」。然而，整個報告加圖表、照片只有64頁，各類型的資料並不夠充分，而且不同類型的資料間又有很多不易銜接的地方，因此現階段要由這樣龐雜的資料去做推論相當不容易。筆者認為，純就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這本書的基本缺陷是：證據不夠充分，推論有過於草率之嫌。由於這當中牽涉的問題甚廣，此處無法一一詳論，下文將把焦點放在本書提出的「Sakizaya北來說」觀點。

正如前文所言，這本書整合了各種類型的資料，試圖對Sakizaya的「歷史重建」進行全面的探討，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在追溯Sakizaya的源流時，本書利用了一些考古資料，描繪出這樣的一幅圖像：

…花蓮平原的文化從新石器時代中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與台灣北部史前文化密切相關，第二階段文化則與花蓮以南的地區屬於同一個文化區…台灣東部有兩波移民，早期是從台灣北部遷移過來的移民，因此呈現出帶有北部特徵的繩紋陶文化…第二波移民較晚，從南方北上，這就是國分直一所定義的「巨石文化」…在花蓮平原與第一波移民交會，產生獨特的「花崗山文化」。而後因為花蓮南方的交通方便，從南方來的移民成為主要族群，取代了來自北方的移民而形成晚期的「靜浦文化」。（許木柱等2003：3 - 4）

這本書試圖將Sakizaya人與「花崗山文化」勾連在一起，並假設Sakizaya早期是來自北方。該書在第六章的結論與建議中明白指出：撒奇萊雅人的祖居地「很可能是三百五十年前，住在現今基隆東邊山區的九份，當時西班牙

劃歸為『多儼滿省』⁹ (Turoboan) 的區域，因為當時的多儼滿省即已包括沙奇萊雅、七腳川、太巴塢、水璉等部落。」(ibid.: 51) 回頭檢閱該書之第一章，發現此一論點主要來自Jose Eugenio Borao 199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這本書根據這篇短文做了這樣的陳述：

Borao教授根據西班牙文獻，發現西班牙政府將當時的北台灣劃分為淡水(Tamchui，後來稱為凱達格蘭族)、多儼滿(Turoboan)和噶瑪蘭(Cabaran)等三個省，多儼滿省居於其中，位置為基隆以東的山區，是當時有名的產金區。多儼滿省係以“Yow-fen”為中心，根據發音及地理位置，“Yow-fen”這個地方應為現在的「九份」。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在多儼滿省的部落中，赫然出現Saquiraya、Chicasuan、Chiulien、Tabaron等部落…花蓮縣也有這些部落，它們分別為沙奇萊雅(Sakizaya)、七腳川(Cicaswan)、水璉(Ciwilian)、太巴塢(Tavalon)。從日治時期以降，這些部落都被劃歸為阿美族。其中的Saquiraya應該就是花蓮市沙奇萊雅人的故里。(許木柱等人 2003: 4)

正如《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一書的結論所言，「如果這個推測為真，我們對奇萊平原這幾個族群的分類顯然必須重寫。」(ibid.: 51) 族群的分類的確已經某種程度改寫了，因為Sakizaya已經被官方正式承認為一個獨立的族群，但這本書推論說Sakizaya來自北方的依據卻是靠不住的，因為Borao教授發表於1993年的文章有明顯的錯誤。

9 Turoboan的中譯自清代文獻以來皆慣用「哆囉滿」。感謝臺灣文獻審查者的提醒。但基於「忠實引述」的原則，部分中譯仍不予更動。

Jose Eugenio Borao (鮑曉鷗) 教授目前任教於臺大外文系，以根據西班牙文獻資料進行臺灣史研究著稱。據其1993年一文所言，他開始這樣的研究始於1990年的一個計畫，也因進行此一計畫，他知道其處理的材料跟臺灣北部的原住民有關，因而撰寫此文 (Borao 1993: 98)。可以推想，他那時對臺灣的歷史與原住民族群的瞭解還十分有限。在Borao的這篇文章中，有關北部原住民村落的資料，主要是來自於1632年道明會神父 Jacinto Esquivel 的一篇報導。¹⁰

觀察 Jacinto Esquivel 的這篇報導 (Borao 2001: 162 - 178) 會發現，他列出了許多的村落名稱，有些加上了簡單的說明，例如產金、產銀，也有些做了較多風俗習慣的補充，但也有僅列出村落名稱的情形。判斷 Esquivel 在臺期間的活動範圍，應是以基隆到淡水一帶為主，所以他對此一地區村落的瞭解也較多。關於被 Borao 歸為 Turoboan 行省的那些村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在 Esquivel 的報告中都有「產金或銀」的描述。Borao 因為不知道花蓮立霧溪一帶也有產金，而只知道九份金瓜石一帶產金，因而把 Esquivel 原本歸為 Cabaran 省的這些村落另外畫出來，把 Turoboan 這個地區由花蓮整個移到東北角，並繪製了一張村落分佈地圖 (Borao 1993: 104)，造成日後的一連串影響。

除了 Jacinto Esquivel 的報告之外，Borao 還引用了神父 Juan de los Angeles 的資料做為佐證。但是這些資料缺乏足夠訊息，不易明確標出村落的地理位置。推測 Borao 會將花蓮中北部的一些村落整個移往東北角，是以下兩個因素造成的：首先，Jacinto Esquivel 等人「似乎是道聽途說，或是當時立霧溪口一帶出產的少量金礦與相關製品，在銷往上述村落後被西班牙人所見，而誤會這些村落都產金、銀礦。」 (康培德 1999: 34) 其次，

10 Esquivel 於 1631 年夏天由馬尼拉來到基隆 (當時西班牙在臺灣的主要根據地 San Salvador)，可能是於 1633 年春天離臺到日本 (Borao 2001: 162)。

中村孝志（1992a,1992b）利用荷蘭文獻所做的一些研究，早就很清楚地指出：Turoboan（哆囉滿）是在目前的花蓮立霧溪口一帶。¹¹Borao寫該文時對臺灣早期歷史不熟，才會疏於考證造成這樣離譜的錯誤。

事實上，康培德（1997）在〈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紀〉一文中，¹²已經針對Borao文中的此一錯誤做過討論。在該文的第8頁，康培德以西班牙時期的文獻討論南勢阿美的聚落分佈。其使用的資料主要仍是鮑教授的文章，也指出其原始來源是Jacinto Esquivel神父的報導。但在沿用鮑教授的說法，敘述西班牙人治理臺灣時將轄區分成Tamchuy、Cabaran與Turoboan三省之後，康教授在註九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更正：

Tamchuy在北台灣沿海之處，約略等於今日之臺北縣靠海之處。Cabaran則屬今之宜蘭縣境域，Turoboan則約略等於今日之花蓮縣的平原地區。Barao在其文中之附圖誤將Turoboan置於臺灣東北角海岸一帶實屬錯誤。（康培德1997：8, 底線為筆者所加）

之後，康培德教授在其1999年出版的《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一書中，也對此一錯誤有所說明（康培德1999：32 - 34）。約略在同一時期，詹素娟（1998）在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中也糾正了此一錯誤。她的若干見解相當精闢，值得摘錄如下：

雖然Esquivel的報告，是瞭解西班牙時代北部族群的重要資料；但是，因為Esquivel沒有親自去過Cabaran，文中所描述的情形，就和今天我們對北部族群的認識，有不少出入。例

11 其實，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在1957年出版的《臺灣經濟史五集》（臺灣研究叢刊第44種），即有篇中村孝志的譯著〈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許奧華譯）；文中討論西班牙人對金礦的地理知識此一節，在頁113 - 114部份即已釐清Jacinto Esquivel神父提到的村社係今花蓮縣一帶原住民村社的前身。該文原以日文在1949年發表於《天理大學學報》，稻鄉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上卷》，再度將該文收入。

12 編目日期為1997年，實際出版日期為1999年。

如，他所謂的Cabaran灣40村落，其實當中的一部份，並不在宜蘭平原。Barao也發現這個情形，所以在他的譯介中，將這40個村落做了新的詮釋。（ibid：37）

緊接著詹素娟便指出，Barao將Esquivel報告中的40個村落分成兩群，其中包括Saquiraya（Sakizaya）在內的12個村落，歸為Turoboan省，並因此省區產金之故，「將其置放於今日臺灣東北角的基隆山區與三貂地區。」（ibid：38）詹素娟在論文中很明確地指出：「Barao對村落位置的意見，其實是錯誤的。且此一錯置，由於該圖文的不斷被引用，不但導致錯誤訊息的反覆傳遞，更進而造成如下三個層面的誤解…」（ibid：38）。¹³

姑且不論已有那麼多文章糾正了Barao 1993一文的錯誤，即使Barao自己在2001年出版的專書*Spaniards in Taiwan*中，對於先前的錯誤也已經有所修正。¹⁴可惜《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在探討時有機會卻未能注意到此點，因而據此做出一些過多且錯誤的推論。

與主張「南來說」的李來旺校長相同的是，《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一書中也明顯地支持撒奇萊雅應該從阿美族中分開來獨立成一族。¹⁵但因這本書有多位參與者，其背景、專長又不盡相同，因此一時之間頗難詳細討論「南來說」與「北來說」異同的意義。但可以扼要點出的是，若說南來說主要的錯誤是「誤認祖宗」，則北來說的謬誤則奠基於「地理大挪移」，前者比較具有主觀認同的成分，後者則偏向於學術上的疏失。而相對於南來說還有少數族人表示認同，筆者的田野資料顯示，北來說幾乎得不到任何撒奇萊雅人的正面回應。但有趣的是，正因為《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

13 詹素娟（1998：38附註15）對於鮑曉鷗此文造成的影響有相當詳細的說明。

14 參見Barao 2001：164。

15 第一章緒論中指出：「…根據本研究的各項發現，沙奇萊雅族在語言、遺傳基因、祭典儀式等方面，均有別於阿美族，應屬於獨立的一族…」（許木柱等2003：10）；另一則出現在第六章結論與建議中：「本研究探討了沙奇萊雅族在過去四百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活躍於奇萊平原，根據語言、遺傳基因的分析，我們發現沙奇萊雅族和阿美族的差異相當大，因此過去的學者將他們劃歸為阿美族南勢群的作法，似乎相當不妥…」（ibid.：51）。

重建》的主持人許木柱教授不是撒奇萊雅族人，而是知名的人類學者，其提出「北來說」在學界受到一定的注意，也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公信力，可能造成的後續影響或許更甚於南來說。舉例言之，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生蔡麗凰（2005a：12 - 14；2005b：120）的論文中，即一再複製了同樣的錯誤。此外，2007年十一月間，筆者獲知有家傳播公司有意籌拍Sakizaya的影集，並有機會拜讀其企劃書，發現規劃的五集節目中第一集內容暫定為「金鄉的人影」，重點便是要探討Sakizaya人的早期歷史。不但假定了17世紀時Sakizaya人出現在臺灣的東北角與東臺灣的花蓮平原，也因為這兩地——基隆附近的九份地區，以及距離太魯閣口不遠的花蓮平原——都有金礦，所以該集才會定名為「金鄉的人影」，暗示著Sakizaya人與金礦有不解之緣（激雷創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8 - 9）。據該公司負責人親口告訴筆者，這份企畫書上述內容的主要參考資料正是《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如果不及時澄清，類似的錯誤恐怕會層出不窮。希望本文刊出後，以訛傳訛的情形不再發生。

四、總結——撒奇萊雅族源流值得再探討

本文根據文獻資料，檢討了Sakizaya源流的不同說法。現階段比較確定的是，17世紀時Sakizaya即已居住在花蓮平原，與阿美族南勢三社（荳蘭、薄薄、里漏）比鄰而居。目前的資料尚無法證實更早之前該族來自其他地方。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曾觸及南來說的可能，但因證據不足，移川子之藏等人（1935：503 - 504）對此說採取保留的態度。

近年來因為Sakizaya的正名運動，其源流又成為許多人關心的焦點。

換言之，最近有關Sakizaya源流的新說法皆與族群運動扯上關連。其中身為Sakizaya後裔的李來旺校長提倡「南來說」，而慈濟大學的許木柱教授等人則倡議「北來說」。有趣的是，兩種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主張：Sakizaya應該獨立於阿美族之外，成為一個官方認定的族群。但是，不論是南來說或是北來說，目前看來都值得懷疑。

Sakizaya的耆老李來旺校長在倡議正名運動之初，即主張祖先是來自臺南地區的西拉雅（Siraya）族，是在鄭成功的時代為了逃避迫害，輾轉來到東臺灣。這種說法部分因為Sakizaya與Siraya的發音有其接近性，故曾吸引一些族人的認同。但目前的研究證明，早在17世紀荷蘭人到東臺灣時Sakizaya即已活躍在花蓮平原。因此，主張鄭成功時代到東部來並站不住腳。

至於倡議北來說最力的當推慈濟大學的許木柱教授等人（2003），而其主要依據是Barao（1993）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以17世紀西班牙文獻為素材，將包括Sakizaya在內的一些花蓮中北部村落歸為當時的Toruboan省，並將整個地區置放在東北角一帶。也就因為接受此一說法，許教授等人認為Sakizaya有可能是從東北角移居花蓮平原。但前文已經指出，Barao這篇文章有關Taroboan位置的看法是錯誤的，因此許木柱等人主張Sakizaya由北方來的說法無法成立。

由於Sakizaya是個新近獲官方承認的族群，有關該族的源流勢必繼續引起多方的注意。筆者認為，爾後有關此方面的探討，可以朝兩個方面進行。首先是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出發。前文討論的南來說、北來說，其實背後都假定了這樣的立場。要言之，雖然目前的資料尚無法支持南來說或北來說的論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北來說或南來說就一定不對。以南來說為例，雖然可以排除整個Sakizaya是由臺南遷移過來的Siraya人後裔，但仍無法完全排除有部分Sakizaya人可能有這樣的淵源。同樣地，目前雖無證據支持北

來說的論點，但很難說哪一天新證據會出現，證明北來說的主張是對的。這方面的研究有待更多人的投入，並從不同角度、不同資料切入，細心求證後才能有更大的突破。不過，在族群研究時抱持此類客觀特徵論的立場，會忽略族群認同變遷的問題（參見王明珂1997：24 - 27），亦即不易掌握族群（與文化）在歷史過程中會一再地被重新創造；因此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採取建構論立場（參見Nagel 1994）。換言之，我們也可以從歷史建構的角度來觀察有關Sakizaya淵源的不同主張。雖然前述提倡南來說與北來說的人背景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主張Sakizaya應該獨立成一族，而且時間點都恰好在正名運動推動的期間，這樣的相關性應該不是巧合。如何在掌握當代社會的大環境後，進而去剖析倡議者之研究目的、過程與推論方式，並試著發掘出歷史探討在群群運動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應該也是有趣且可行的研究課題，值得有興趣者去發展。

引用書目

王甫昌

-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王明珂

-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村孝志

- 1957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許奧華譯），刊於臺灣經濟史五集（臺灣研究叢刊第44種），頁101 - 123。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1992a 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臺灣風物 42（3）：85 - 118。
- 1992b 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臺灣風物42（4）：17 - 23。
-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許奧華譯），刊於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頁165 - 217。臺北：稻鄉出版社。

李來旺

- 1994 阿美族神話故事。臺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 1996 台窩灣人與奇萊平原的撒基拉雅人，見於林白涓2000 原住民國小校長李來旺（帝瓦伊·撒耘）族群教育觀之孕育、發展與實踐，附錄十二，頁155 - 158，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又見於原住民健康研究室通訊 3：4 - 7。
- 2005 Pangcah阿美族群諺語第一冊。臺北：德英國際。

李來旺與林芳榮合著

- 1991 泰雅族原有生活形態之研究。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李來旺與吳明義、黃東秋合著

- 1992 牽源：東海岸阿美族民俗風情。臺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林白涓

- 2000 原住民國小校長李來旺（帝瓦伊·撒耘）族群教育觀之孕育、發展與實踐。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5 原住民國小校長李來旺（帝瓦伊·撒耘）族群教育觀之孕育、發展與實踐。第二屆阿美族歷史文化暨故帝瓦伊撒耘（李來旺）校長紀念學術研討會，頁29 - 43。花蓮。

林修澈

- 2006 Sakizaya族的民族認定：期末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原英子

- 2007 13番目の台湾原住民サキザヤ族の認定。台湾原住民研究11：235 - 239。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康培德

- 1997 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紀，臺灣史研究4（1）：5 - 48。
- 1999 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稻鄉出版社。

康培德等

- 2003 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加禮宛事件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康培德編纂

- 2005 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

陳俊男

- 1999 奇萊族（Sakizaya人）的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許木柱等

- 2003 花蓮市原住民部落歷史重建（委託計畫報告書）。花蓮：花蓮市公所。

廖嘉展

- 1988 人間少數民族，人間27：72 - 85。

潘繼道

- 1992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1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 2008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詹素娟

- 1998 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蔡中岳

- 2005 阿美族之父 - 李來旺。刊於第二屆阿美族歷史文化Pangcah暨故帝瓦伊·撒耘校長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2 - 210。花蓮。

蔡麗鳳

- 2005a 從粒線體DNA之分析看花蓮地區沙奇萊雅人與阿美族之差異。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5b 從粒線體DNA之分析看花蓮地區沙奇萊雅人與阿美族之差異。刊於第二屆阿美族歷史文化Pangcah暨故帝瓦伊·撒耘校長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2 - 140。花蓮。

激雷創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2007 《火中的太陽》企劃案。臺北南港。

Borao, Jose Eugenio

- 1993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 Newsletter of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7 : 98 - 120

Borao, Jose Eugenio Mateo ed.

-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1 (1582 - 1641), Taipei : SMC Publishing Ing.

Nagel, Joane

- 1994 Constructing Ethnicity : Creating and Recreating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e, Social Problems 41 (1) : 152 - 176.